安民策十首

安民策第一

愚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為民立君而不能為君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為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為務也所謂安者非徒飲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化焉教化之

說何如曰夫俗士之論未有不貴刑法而賤禮義也以為天下之大可威之於圄犴也群生之重可摩之以刀鋸也間有稱王道誦教典也則衆共笑之矣必謂殺之而不懼尚何有於教化乎是皆不睹聖人之情者也獨不知教失而後惡化成而後刑刑所以不勝惡也善觀民者見刑之不勝惡也則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勝惡而謂教益不可用也譬諸人身尊養得理則無疾疾作而後用藥藥所以不勝病也善觀身者見藥之不勝病也則反之曰是尊養之失也焉可以藥不勝病而謂尊養益不可用也記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居山者不知獵居澤者不知獵習之之異也今欲令禁獵人以罔罟詰獵者以從禽雖日撻之弗可改也已民有以生之而無以教之未知為人子而責之以孝未知為人弟而責之以友未知為人臣而責之以忠未知為人

朋友交游而責之以信未知廉之為貴而罪以貪未知讓之為美而罪以爭未知男女之別而罪以淫未知上下之節而罪以驕是納民於阱也雖日誅之死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使民父子親夫婦和宗族相睦鄉黨相信財不以爭力不以鬬肅肅雍雍相從於禮讓之地是為安乎使民父子不親夫婦不和宗族不睦鄉黨不信財則必爭力則必鬬呼天扣心相從於刑戮之場是為安乎此周所以長世而秦所以不祀也洪惟

聖神帥五代之弊跨唐據漢共稽三王教化之情

不存乎中矣而或未明未具無以觀示于下幸而昭然垂日月之光俾穴隙之微咸有所見斯萬世之福也

安民策第二

或曰欲教化之明且具則奚由曰莫若學校之宜於時也夫士者衆之所仰望也服儒衣讀儒書而躬小人之行是塗民耳目也士之不德師非其師也師之不才學校不脩之過也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

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然則師者雖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為之師況其大者乎師有其人教有其業詩書禮樂以本之干戈羽籥以文之天子於是養老焉世子於是齒冑焉黨正於是飲酒焉鄉大夫於是賓賢能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乎觀之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於是乎取之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教之也備其選之也至善者必興惡者必廢則其學者皆勸勉媿恥而求為君子矣士皆君子則衆人望之若景嚮焉奚不善之云乎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也後王多務古制未暇家自為學人自擇師學乎學孰孔孰墨在我而已矣師乎師孰堯孰桀在我而已矣故有以無用之文為學以不令之人為師聽其言則欲齊名於聖哲觀其行則或慙色於閭閻乘流一遷汗漫弗復往者不知其非來者以為當然蚩蚩之氓

何以取法今者內有國子之館外有諸侯之學聖人之意有所在矣然師以講說為名而不掌於教育士以文辭為業而不舉其德行師不掌教育則解經之外人之賢不賢一不當知也士不舉德行則執筆之餘身之善不善一不足慮也是則何補於事哉誠宜申命學官以教育為職時無賢才則其咎也明著學版以德行為選鄉有善譽則可進也如此而人材不多俗化不美是六經群言皆欺後世也

安民策第三

或曰今茲京師首善之區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可也而州郡之學亡薦引之文欲一取之何如曰教而用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於今也教則易為善善而從正國之所以治也不教則易為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偽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況綉繢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為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夙夜之學瀝盡於數刻之試而胷中未始有一毛可為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於老吏自受爵之日為學制之始柰何欲致治與化

也惟今太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由於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由行實亦同歸于弊矣為朝家之計莫若斥大七部使為鄉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學使士庶人之秀威在焉擇賢以為之師分經以為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貶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於耕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絀爵再則削地三則絀爵削地異矣然以得士為賞失賢為罰則群下

孰不一意於察舉 尚慮有遺則莫若使大臣得舉所知漢法三公大將軍皆開府辟召豈虛言哉或曰鄉者亦嘗先名與實後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取皆有私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於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足矣吏之私者則刑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不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教法所以不競也惟所而更張之乃為邦之盛節也

安民策第四

人之生人有耳焉則聲入之矣有目焉則色居之矣有鼻焉則臭昏之矣有口焉則味壅之矣耳之好聲亡窮金石不足以聽也目之好色亡窮黼黻不足以觀也鼻之好臭亡窮鬱鬯非佳氣也口之好味亡窮太牢非盛饌也苟不節以制度則匹夫擬萬乘之富或未足以厭其心也故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其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民使知尊卑之節則民之用雖少自知以為足也又以保息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貧者安也自周綱解結禮樂崩

壞商賈大者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而貪人恣行失民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者民貪故也惟人之養生豈甚相遠哉食雖豐不過數人之穀也衣雖厚不過數人之帛也一夫之田三畝之桑亦足以自為矣然有粟腐倉而甚於飢錢朽貫而甚於貧藏女妓訛書爭夜奪如盜賊之為者由然也天下之材其大者可室也天下之財其大者可器也天下之織其巧者可衣也天下之富其珍者可食也駿可乘也良可御也鄭衛之哇可樂也薰蕕之美可妃也昏姻之際賓客之接喪之有具祭之有品以多為貴以奢為禮婦人婢子愚夫小兒愛樂稱誦習以為俗如是雖窮天地之產安能以濟一民之欲哉故其甚富而貪不可熄也以此細民亦務相師法或有蓄一年之蓄而費於數刻冒死亡之辟而資於宴好善士所不能化齊斧所不能威其故非他恥不若人也如使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勢則尊無列皆賤富不得獨文貧不得獨質萬金之居與下戶為伍則

飽食之餘無所復用庶乎廉讓可興而和平可致也

安民策第五

為國者未有不欲其民富且壽矣薄稅斂所以富之也而水旱乘之民亦弗可得而富也省刑罰所以壽之也而癘疫奪之民亦弗可得而壽也水旱癘疫之來陰陽之不和也夫陽一於復而六於乾陰生於午而成於亥消息有數進退有時非猖狂妄行之物也無形焉蓋非逸而動勞而止也無情焉又非與於喜奪於怒也然而不以其敘者有感而應有召而來也

洪範九疇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八庶驗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謂君行恭則時雨順之言曰從從作乂時暘若謂君政治則時暘順之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謂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謂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思曰睿睿作聖聖時風若謂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反是則狂常雨若謂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僭常暘若謂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豫常燠若謂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急常寒若謂君行急則常寒順之蒙常風若謂君行蒙暗則常風順之其傳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

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惟火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下聖惟金木水火土沴由是而言人君五事不脩則雨暘燠寒風不以其時水火木金土交相為沴水旱所以狎至癘疫所以放行也然而君人者不以身為身以天下之身為身也不以心為心以天下之心為心也如使下皆狂則上誰與肅下皆僭則上誰與艾下皆豫則上誰與哲下皆急則上誰與謀下皆蒙則上誰與聖故明王欲肅則去下之狂欲艾則去下之僭欲哲則去下之豫欲謀則去下之急欲聖則去下之蒙君明臣忠百姓親睦然後可以致和氣也若能自知而不能知人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愚者在位貪者在職以戕賊元元家愁戶怨靡所控告是雖堯為天子舜揔百揆其何以媚于上下神祇哉故去四凶舉十六相所以為大功也夫郡守縣令吾民之司命也漢孝宣與良二千石共治顯宗謂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豈徒語哉惟聰明睿智益垂意於任官則戕害可消而富壽在矣

安民策第六

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國也

守其令也君端冕乎奥阼之位而民被堅執銳履腸涉血赴死萬里者令使之也君夙駕乎囿游之中而民居處笑語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從令非從君也封疆有固山川有險人猶踰之比閭小吏執三尺之法則老姦大豪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也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變也是萬物之四時也天之於物也春夏以出秋冬以內茲四時之常也如使柔風既扇疾雷既奮植者向榮動者起蟄而革之以沍陰亂之以繁霜則句萌者傷而蠕蝡者死矣唯其鈍而晚出者相賀得計也至秋冬則亦然是則句芒再至而品物不以為春黃落在茲而智者不以為秋也是故令之於民也與其出而中廢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見勸而莫肯進懼其令變而不必賞也惡人見禁而莫肯改幸其令變而不必罰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圖出令如此[redacted]不若勿出之愈也先王慎乃出令謂審之於內而後行之於外也其不可乎雖稷契之言皐陶之謨不宜於時不足試也其可乎雖士傳言焉庶人謗焉志之先定不足疑也夫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昔子產治鄭其始也民疾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其久也民愛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載使子產聞謗遽改小國之政將何如哉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謂衆民所好不同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從民欲也何者善人少而惡人多也

明明后誠能謹令之所以出則群心洗濯知所適從矣

安民策第七

君者親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親不能自育其子育之者乳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赤子之在襁褓知有乳不知有母也細民之在田野知有吏不知有君也乳之不才則飢之渴之驚之癇之之親雖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吏之不才則窮之役之殺之害之君雖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然乳保之任不離帷房之間親之臥起可以接也官吏之職必遠畿疆之外君之視聽無由及也是故置吏不可不慎也竊思今之所謂良吏者多不得其衷焉不師古道不觀人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其務近名

者則曰政必以猛其務陰德者則曰政必以寬其務自異者則曰前之政猛矣我必以寬前之政寬矣我必以猛其務自守者則曰何必以猛何必以寬斷諸法而已矣是皆一方之論也政必以猛乎其如善人何多其逮捕峻其推鞫苛察則謂之智深文則謂之公火之炎矣無間玉石霜之隕矣孰分蘭蕙仁者之愛果如是哉政必以寬乎其如惡人何弛其囚繫輕其撻戮以容姦為大度以緩令為識體鴟梟鳴樹而弗忍言之射虎豹食人而弗忍慮機陷義者之斷果如是哉政必改前乎則前人之猛治者皆惡人也我

改以寬孰謂可哉前人之寬治者皆善人也我改以猛孰謂可哉政必以法乎則法輕而情重者何以威之哉法重而情輕者何以恩之哉是故近名者刻薄之人也陰德者柔邪之人也自異者詭激之人也自守者畏懦之人也皆不足以知治體矣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言寬猛不可偏任也失之於寬則濟以猛失之於猛則濟以寬寬猛並行然後為治也何謂寬猛並行哉於善則寬而於惡則猛也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錯大而宥其寬也故雖小而刑其猛也明主誠宜處寬猛之用以命群

吏謹察其所為而廢興之則法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

安民策第八

赦者所以恤其民也贖者所以優其臣也民之無狀自陷罪辜或銜刀於市或刻其肌膚蚤刑暮犯纏綿弗絕繞以叢棘被以五木託身獄吏畢命螻蟻聖人傷焉此赦之所以作也群公卿士盡瘁爾職以身從君以家狥國而子姪有過或麗於法撻之戮之同夫盻隸則凱及其門鬱及其親聖人傷焉此贖之所以起也是則惻隱之至念功之著而儒先之論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寡而所害衆也竊迹古先哲王之制刑法非者殺人乃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類類則有群群則相爭爭則相害是以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或則以殺或則以傷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盡矣故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殺人者死然後人莫敢殺傷人者刑然後人莫敢傷弱寡愚怯之民有所賴矣故曰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

不可偃於天下也若曰有赦焉有贖焉是皆仁者之過也昔王符有言曰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其論甚詳前哲稱之然今日之事又甚於古且國之大祀皆有期日天下所與知也必以是時而赦是啓人以惡也挾其姦邪以逞其欲脫身而行避吏幽遠天波一洒復為編戶者所至而見也何百神受職之年有推埋為姦之弊商旅或不敢越疆孤嫠或不敢出戶此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又衣冠子孫負勢馳騁禽虜下戶貪暴無厭已之贖金無窮而人之肌肉有盡孰能以敲朴之苦易鍰兩之罰哉此又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與赦之曷若使畏而不犯與其贖之曷若使恥而不為幸赦而姦卒以不悛人鬼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之也幸贖而惡終以不悔辱其祖考墮其門閥非所以優之也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茲諸葛亮所以治蜀也古者公旗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公三宥之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公族尚然況其下者乎黥劓神所以義割恩示天下以大公則萬世永賴矣

安民策第九

先王之道取於民有制計口發財曰賦收其田入曰稅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諸侯亦什一而稅大國貢半於天子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其州美物每歲貢之故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謂荊州包茅之屬也二曰嬪貢謂青州之絲枲也三曰器貢謂梁州之鍭鐵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四曰幣貢謂雍州之璆琳梁州之熊羆狐狸徐州之織縞也五曰財貢謂荊州之杶榦栝柏揚州之篠簜也六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七曰服貢謂豫州之絺紵也八曰游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璣雍州之琅玕也九曰物貢謂徐州之魚青州之鹽揚州之橘柚也地之所生各有其宜貢之所入各有其常地宜則物得其性靡不可用也貢常則人知其期靡不必有也益於國而亡損於民茲先王之所以冒天下也地不以宜則物不美物不美而貢之可用非市於他邦不足以用也貢不以常則人無備人無備而責之必有非買於蓄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於非其地求之於非

其常皆農人之病而商賈之利也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人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謂上令急於求是物則重緩於求是物則輕賈人務蓄積而須上令之所急求蓋有百倍之息也況乎師興之際事出多塗昨求今備猶以為晚市於他邦則民之常產納諸商人之槖賈於蓄家則歲之常用於諸賈豎之手飢寒之憂不遠而至矣竊惟仁人在上豈欲剝吾民哉以國無素蓄故也物無素蓄則事至而求事至而求則不得其常矣不得其常則懼乎一方不能給也故均之列郡均之列郡則不以其北矣古人有言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理然也夫能以不用為用不急為急物皆有備則國不憂而民不勞矣

安民策第十

前志有之王法必本於農嗟乎衣食之急生人之大患也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昔周公遺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七月之詩是也其一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此言寒氣至矣人之貧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歲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此言夏正之月始修耒耜其二月舉足而耕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其耕又愛其吏也其三章則春日既溫倉庚既鳴可蠶之候女則遵牆下之徑而求柔桑又感事苦而有與公子同歸之志也其三章則鳴鳴將寒絲事畢而麻事起又染采以為祭服也其四章則取狐貉為裘以助女功既而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其五章則穹窒熏鼠塞向墐戶以避寒氣而居之也其六章則穫稻為酒以助養老之具又以八蠟麻實既苦之菜惡木之新以助男養農夫也其七章則築場圃納禾稼野功既畢入治宮中之事晝取茅夜索綯且治野廬之屋而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也其八章則歲水以備暑國君間於正事而饗群臣正齒位也是聖人為邦使民男女相助以業衣食田官臨視與在隴畝敘其傷悲時其嫁娶果菜必備室廬必葺憂思勤苦如此之至因其閒暇然後講武事養耆老饗群臣正齒位禮義以興王業以成豳有雅頌不其至哉今天下之廣生民之庶天子坐乎法宮之中責成於諸吏之近民者果盡得人邪狃富貴者以田野為鄙事嗜儒雅者以離俗為清賢姦贓庸闇

復甚於此纖悉之談何自又哉或獄訟不決經年遠捕或功役繁興連頭驅掠閭里之內煩費百端爲其農耕亂其蠶織往往而是也此其無故事有可假法有可誣也誠申命四方以吏課爲後以農政爲急勸農之官交舉其職時行屬縣閭民疾苦土田墾闢稼穡蕃滋百姓樂業而無寃人則書以爲功反是則劾以爲罪或幾乎農時不違而頌聲可作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平土書

生民之道食爲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爲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穫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戰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穀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聖人先之夏商以前其傳太簡備而明者莫如周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迄

今數千百年學者因循鮮能道平土之謂雖道之猶鹵莽未見其詳於戲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儒有欲談三王可不盡心哉抑焉知其不復用也於是本諸經該諸傳記條而譔之云

一曰按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王畿廣輪之數也

二曰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又按周禮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杜子春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畺地（鄭注不甚詳明其意然也先儒皆同周禮亦謂五百里為都其曰甸稍縣邦者是也）此王國遠近之別也然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乎今本周禮為定（下音倣以）

三曰按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

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按遂人職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而溝樹之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康成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今據百里內近郊遠郊之地也近郊遠郊既為六鄉其餘又以為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也場圃在圃地外向別之今圃地皆有郊名也百里外甸地也甸地既為六遂其餘又以為公邑之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康成謂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王子弟所食邑亦三等母弟及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地在畺稍疏者與卿同食地在縣又然者與大夫同食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也然則稍地為家邑縣地為小都畺地為大

都其餘亦皆以為公邑也此任地之異也

四曰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步謂方六尺也步為方一尺者三十六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其實四成也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康成謂井里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由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自明

矣此制田之例也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畮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成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鄙鄙為井田（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所居也其界曰都鄙）二百里以內鄉遂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今亦本周禮為定

五曰按康成注蓋依王制凡地除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以為田觀謂王制之云抑未為得康成取之良誤矣夫山川之廣狹自非目見不可以億度者也地埶或數百里平易無山川者或聯屬有之城郭涂巷之類又不得知其多少載侯山川之廣城郭涂巷之多則三分地或不止占一分也山川之狹城郭涂巷之少則三分地或不能占一分矣以是而云三分去一未知何從得之也今觀所計秪除王城及五溝五涂有成數可見者裁去之自餘悉以平地例為田其中所有山川城郭等占廢今執事者自依所占丈尺裁去之定法之始不宜

豫言也且經所謂方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亦皆以平地例制之耳未嘗言有外物占其間也推此以往他可知矣

六曰按匠人職遂廣二尺深二尺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八尺深八尺澮廣二尋八尺曰尋鄭注重屋義然深二仞而遂人職遂溝洫澮川皆無尺數康成謂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其尺數依匠人是則經[illegible]文明矣而川之廣深康成不[illegible]釋云此川亦[illegible]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則川廣四尋深四仞也又遂人職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康成謂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八尺曰軌鄭注經涂義然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觀謂涂容乘車一軌廣八尺也然則畛四尺徑二尺明矣鄭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謂容人車一軌廣六尺然皆無文可據以涂依洫廣道依澮廣則徑畛自可依遂溝二尺四尺也而匠人職遂溝洫澮康成云遂上亦有徑觀謂既以互文觀之則溝上亦有畛洫上亦有涂澮上亦有道也其尺數亦如之矣然此五溝五涂所占不寡而康成

之注止以萬夫為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甸為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絕不言溝涂所占若以溝瀆涂巷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則此五溝五涂者本經緯於田間固不別在一處苟田在於此而溝在於彼則云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可也今田與溝混在一處則萬夫不得止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甸不止方八里也若以溝涂不別出秪就減夫田為之則名為授田百畮而又以溝涂占之非所以損上益下之義也且遂徑至小而川路至大臨遂徑者則所減甚少臨川路者則所減甚多名曰平土其實不平至矣是豈聖人之意乎今觀悉計出之見於後然萬夫則於舊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有所增占一甸則雖於舊八里之外亦有所增占其如有旁加一里因就用之固猶不出一成之內其要皆在以官地為溝涂不害民田而已耳抑又鄉遂之地一統於公故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可以增占都鄙受封各有里數故一成之外不可別求雖封邑不止于一成然自一成為之始則其餘方免不足也

七曰按萬夫舊方三十三里少半里（凡數三分有一為少半）則是三十三里一百步也（三百步為一里）萬夫之間自東至西

九十遂九十徑遂廣二尺徑廣二尺則六十步也此步直謂廣六尺不言方也後以意察之九洫九涂洫廣八尺涂廣八尺則二十四步也兩旁二川三路川廣四尋為三十二尺路廣三軌為二十四尺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東西計增一百二步有四尺自南至北九十溝九十畛溝廣四尺畛廣四尺則一百二十步也九澮九道澮廣二尋為一十六尺道廣二軌為一十六尺則四十八步也兩旁二川二路其廣同之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南北計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東西增一百二步有四尺并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并舊二步有四尺南北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并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又以所增之地折之為夫以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歸為萬夫外所增者併算之則東西所增從一百二步有四尺橫三十三里一百步求步得一百二萬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二十四萬尺南北所增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橫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二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尺積尺得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尺歸之為步又為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步二十

八尺此以三十六尺為方一步也積步得二百九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是為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通計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也

八曰按五十里為近郊以兩面合言之方百里也王城當中方九里自王城四面拒于近郊之表各從四十五里有半其橫各百里以萬夫如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則面可置三萬夫今既增之則不能容適可置二萬夫矣且以城之外則有野涂每面三門固有三涂其埶必當中間直出于郊則二萬夫須避而處兩角以每面而視之則各有二萬夫而論之則四角繞四萬夫也百里為遠郊[illegible]之方二百里也自近郊之表拒于遠郊[illegible]五十里其橫各二百里東西二面各可[illegible]北二面各可置三萬夫皆以地形相[illegible]一十六萬夫也二百里為甸地以兩面合言之方四百里也自遠郊之表拒于甸地之表各從一百里其橫各四里東西二面各可重行置二十萬夫外行一十一萬夫裏行九萬夫南北二面各可重行置一十六萬夫外行九萬夫裏行七萬夫亦皆以地

形相軋繞足容此七十二萬夫也其餘皆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其數見於後

九曰按近郊之內方百里為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九萬夫也除王城九里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是為七百二十九夫其餘方一里者九千九百一十九為八萬九千二百七十一夫四角置四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四段通計四萬一千一百六十四夫九十九畮九十一步有四尺外猶有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此地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

十曰按遠郊之內方二百里為方一里者四萬凡里九夫則三十六萬夫也除近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四萬為九萬夫則此遠郊方一里者三萬為二十七萬夫四面置一十六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十六段通計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畮六十四步一十六尺　東西一行五萬夫前筭每萬夫谷有川路四周其外蓋如近郊四萬夫在四角不相接者也今此五萬夫成列則其間當省四川四路謂自西而東者凡一川一路南北之廣九步二尺東

西之長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九百一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一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三千三百七十三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一步二十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是為九夫四十二畮九十一步二十尺此五萬夫之間所省四川四路共省三十七夫七十一畮六十六步有八尺西面亦如之　南面一行三萬夫其間當省二川二路（謂自北而南者）凡一川一路東西之廣九步二尺南北之長三十三里三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四步其奇以為八則得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三千四百有一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五千七十五步二十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是為九夫五十畮七十五步二十尺此三萬夫之間所省二川二路共省一十九夫有一畮五十一步四尺　北面亦如之四面共省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畮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卻於上十六段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畮六十四步一十六尺之內除此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畮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畮二十九步二十八

尺　遠郊二十七萬天除此十六段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畮二十九步二十八尺外猶占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畮七十步有八尺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

十一曰按甸地之內方四百里為方一里者一十六萬凡里九夫則一百四十四萬夫也除遠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四萬為三十六萬夫則此甸地方一里者一十二萬為一百八萬夫四面置重行七十二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一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七十二段通計

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畮四十步　東西外行一十一萬夫其間省十川十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四十二畮九十一步三十尺共省九十四夫二十九畮一十五步二十尺　東西裏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共省七十五夫四十三畮三十二步一十六尺　上兩行中間又省一橫川一橫路（謂自北而南橫）（亘九萬夫）前筭每萬夫南北廣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九萬夫南北共廣三百五里一百八十步今以其間先已既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南北廣九步二尺八川八路共已省七十四步有四尺九萬夫

猶廣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則此川路橫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八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五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一百九萬九千三百七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三萬五百三十八步有四尺積步得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三步有四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則此一橫川一橫路所省八十五夫四十九畮八十三步有四尺凡東西兩行二十段之間省十八川十八路及一橫川一橫路共省二百五十五夫二十二畮三十一尺有四步

西面亦如之南面外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五十畮七十五步二十尺共省七十六夫有六畮四步一十六尺　南面裏行七萬夫其間省六川六路共省五十七夫有四畮五十三步一十二尺　上兩行中間又省一橫川一橫路謂自西而東橫亘七萬夫前筭每萬夫東西廣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七萬夫東西共廣二百三十五里二百一十八步有四尺今以其間先槩省六川六路每一川一路東西廣九步二尺六川六路共已省五十六步七萬夫猶廣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則此川路橫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從

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六十三萬五千九百五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八十四萬八千一百六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三萬三千五百六十步有八尺積步得六十五萬九千五百一十八步有八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則此一横川一横路所省六十五夫九十五畮一十八步有八尺凡南面兩行一十六段之間省十四川十四路及一横川一横路共省一百九十九夫有五畮七十六步　北面亦如之四面共省九百八夫五十六畝一十四步有八尺御於上七十二段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畮四十步之內除此九百八夫五十六畮一十四步有八尺外猶占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畮二十五步二十八尺

甸地一百八萬夫除此七十二段占七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畮二十五步二十八尺外猶有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畮七十四步有八尺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為為夫之川也是鄉遂之田制備矣

十二曰按一甸舊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成方十里也一甸之田方八里中有六十四井自東至西八井也井有九夫自東至西三夫也三夫之間則有二遂二徑遂廣二尺徑亦二尺八井則有十六遂十六徑八井之間

及兩旁則有九溝九畛（溝廣四尺畛亦四尺）遂徑溝畛共增二十二步有四尺（南北亦如之凡此井田為溝洫與於鄉遂萬夫之甸面從橫皆為遂井之四面從橫皆為溝以至于邑丘甸不復別為限隔旁加為成乃為洫焉成之四面從橫皆為洫以至于縣都亦不復別為限隔四都旁加為同乃為澮周其外焉）十里之中既取八里二十二步有四尺以為一甸之田及遂徑溝畛外止有一里二百七十七步有二尺每面分得二百八十八步有四尺乃以二百步為二夫之田（從二夫也）二夫之間及其外又以一步二尺為二遂二徑則計二百一步二尺矣其餘更有八十七步二尺成之每面又為一洫一涂（洫廣八尺涂亦八尺）然多是兩成相接平分之則此面占一步二尺以八十七步二尺又除此一步二尺餘止有八十六步矣今以二夫之田為二行（前以二百步為二夫者也）又以八十六步為一行（共三行也）四面每面內第一行橫列二十四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夫每面第二行二十六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八夫第三行不成夫者以晦言之四面每面橫一百步從八十六步者二十八段共一百一十二段每段為方一步者八千六百是為八十六晦四角每角方八十六步者一段共四段每段為方一步者七千三百九十六是為七十三晦九十六步積晦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

四步每段已有遂徑溝畛間之不復計為大矣一成之中除一甸之田及遂徑溝畛洫涂所占外旁加更得田二百八夫其不成夫者又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鄭云旁加一里謂加一井也今此不得為井矣又計成之面橫百步者二十八橫八十六步者二共橫二千九百七十二步又其間為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兩旁二半洫二半涂共橫二千三百步尺三百步為十八步通計三千步尺三百步為一里此橫十里畧無差也四面皆然四成為縣經曰四甸其實四成也四縣為都四都六十四成迺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加一成也為百里謂之一同一同百成矣前算成法每一成合各為一洫一涂四周其外然以多是兩成相接故平分之各占半洫半涂今此一同百成其中六十四成四面皆有接每面各秪占半洫半涂如前法矣至於旁加三十六成則四旁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四角四成各四曲兩面無接也既無接則當為全洫全涂乎曰否尺一同之外當為澮與道也澮周於同道周於澮若是則須變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也半洫半涂其廣一步二尺一澮一道其廣五步二尺然則增四步也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變其一面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澮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二千內除橫二十八步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涂皆為從者展計一百一十二步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步步百為晦是為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前筭一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今復增此澮道所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外止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　四成背面曲兩面無接變其兩面之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一面如上所計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　一面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本十里也其四步已入右面所計矣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四步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滿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已在所刻此四步之地矣展計一百四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九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二步二十四尺通計一百六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畝一千八百七十七步一十二尺步百為晦是為一百一十八晦七十七步一十二尺前筭一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今復增此兩面澮道所占共二百三十七晦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止有九千六百九十晦一十八步二十四尺　一同百里為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九萬夫也今此筭一同百成成中一甸甸六十四井井九夫是為五百七十六夫旁加又得二百八夫總計七百八十四夫百成則

七萬八千四百夫也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又四成成有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八千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八百八十夫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統論之則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夫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千七百一十九夫七十畮七十七步一十二尺）雖然獨以一同言之耳如兩同相接則又省焉別其於後（今據稍岸都邑是而同相接無用此制然先為此制也亦恐山川隔絕其間或有獨置一同之處焉耳經曰同間謂之澮誠謂此同間為一澮也洫以下意亦同以都鄙形鄉遂是以前二萬夫之間皆省一川也）

十三曰按稍地二十同其八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抵甸地比甸地雖有萬夫之川與之相接然其制度不同故比稍地別為澮道若無接然也）其四同各四面皆有接（有四面皆有接也）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每同無接之面凡十成　中間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

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　左右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亦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以回曲曲折此一面又變之然與他畝但為半澮半道半洫半涂共八天半澮半道共一十八尺然則增一步二尺也矣）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本亦十里也其四步已入右面所計矣）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六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九百九十八步二十四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四步二十四尺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前刻退四步之地矣）展計二十六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百四十四尺歸之於步又為九步二十尺通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外猶占三千九百五十九步有四尺步百為畮是為三十九畮五十九步有四尺每成兩面增占一百五十八畮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有接之面凡二十六成二十四成廣三面（每面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三千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六千尺歸之於步

又為一千步積步得四千步內除橫二十八步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滿九畛二半洫二半涂展計二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百三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九步一十二尺通計三十七步一十二尺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為畮是為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每成除此澮道增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二成處兩角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如前所計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二尺又一面亦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皆以回曲故又變之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八步四尺本亦十里也其一步二尺已入石面所計矣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六千有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一千步有八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八步有八尺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滿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之一步二之地尺展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展步尺之詳見上此後皆是前有類者矣歸尋之可見也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為畮是為二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

每成兩面增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　每同百成総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八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其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二十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四百六畮四十七步有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九百四夫六畮四十七步有四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三百四夫六畮四十七步有四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九十五夫九十三畮五十二步三十一尺　四同各四面皆有接每同四面三十二成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四角四成各回出兩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

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其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一千一百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九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八十四尺尺稍地二十同同尺畮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八十四尺有一畮六步二十四尺

萬夫合計一百八十萬夫今積得田一百七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二夫九十九畮二十七步有四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涂澮道也以一百八十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涂澮道所占三萬三千百八十夫七十二步二萬三千二十三尺

十四曰按縣地二十八同各四面皆有樓其制如稍地之角角置四周者也二十八同同九萬夫合計二百五十二萬夫今積得田二百四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夫七十畝一十三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涂澮道也以一百五十二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涂澮道所占四萬七千二

百六十四夫二十九畮八十六歩二十四尺

十五曰按量地三十六同其三十二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其制如稍地之正（正置卜六同者也）四角四同各二面有接二面無接（四曲故也）每同前左右兩行一十六成（以自內視角為前）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計增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歩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歩　後左右兩行一十六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增占三十九畮六十二歩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歩一十二尺　前角一成變其兩面各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計共增占二百三十七畮六十五歩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歩二十四尺　左右兩角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一百五十八畮四十七歩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歩三十二尺後一角一成其兩面各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七十九畮二十五歩一十二尺外其不

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　每同百成総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又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又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夫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七百有三夫八十五畮九十五步二十尺）凡畺地三十六同同九萬夫合計三百二十四萬夫今積得田三百一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夫六十三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三百二十四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六萬一千八十五夫三十六畮七十四步二十四尺凡五涂各有所隔徑隔於溝畛隔於洫涂隔於澮道隔於川所隔之處必有橋焉川之水必決路而洩之以歸于大川各防地執所向不可完其隔處井田之徑畛涂道亦

如鄉遂為橋澮之水亦洩而歸諸大川也司險職曰川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康成謂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下文曰設國道而溝五溝而達其道路康成雖不復解然以上文觀之此為橋梁亦明矣而人職澮之下曰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蓋謂大川也以此察彼知其皆然

備矣

十六曰或曰大哉王畿之廣輪王國之遠近任地之異制田之例山川之不億度溝涂之有增占自萬夫以至于一同自近郊以至于畺地繫子之論詳矣其所以授於民多少之數可得而聞與曰夫治民必先定其居處而後可使之樂業也故司空執度度地以民正為此焉今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也

纔謂農民其餘有百工商賈庶人在官者凡此之抑又多矣載師職曰以廛任國中之地康成謂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遺人職曰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康成謂鄉里鄉所居也縣師職曰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康成謂郊里郊所居也賈釋云鄉里據國中即六鄉之民居在國中載師所以廛里所任地是也郊里據在郊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也然則六鄉之居布在國中外至近郊遠郊也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夫一廛田百畮則六遂之居在甸地者也舊說廛者二畮半一家之居孟子曰五畮之宅樹之以桑當從孟子五畮為正甸地既一廛五畮則郊內國中亦名五畮也然康成注

遂人謂廛城邑之居注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鄭意以六遂之民雖田在甸地而居於國中且甸地於國二百里也去家二百里而耕孰為便哉抑王城方九里為方一里者八十一凡里九百晦為七萬二千九百晦盡以為遂民之居一家五晦纔可容萬四千五百八十家況王宮祖社朝市國宅之屬及鄉民所居在其中乎則六遂之萬五千家於何置之苟鄭意都城是都邑之城則六遂所管與都邑異遂民不可越在都邑也又其往來亦非近矣且康成既以六鄉之居有在於郊則六遂之民奚為不可居向乎是失之甚矣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康成亦謂城郭之宅田室蓋鄭以六遂居在國中故於都邑亦云室在城郭也其經意但以室數為家數豈分於城之內外與其實采地之民或居城郭或在野焉其地蓋亦不出一廛五畝之數也或曰敢問莫非王民也而吾子之論以六鄉為農人而百工商賈之類不與其數何哉曰觀觀鄭注則然且裁其理至當矣夫農人國之本也三時力耕隙而講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或致之

於庠序習禮義為賢才是天民之良者也故為之鄉為之遂以編著之而統于司徒司徒教官也若夫工商之類棄本逐末但以世資其用不可無之安足比於農人哉抑其各有所統工則統於司空賈則統於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統於其官府其餘皆然雖不繫于鄉遂可也曰或不繫於鄉遂則其所處郊乎國乎曰聖王敦本尚儉雖有工賈必不甚衆庶人在官者亦有常數其餘益寡矣國中或可以居之抑其朝夕有事於市朝當在國中乃為便也

十七曰或曰黃民之居既承教矣耕田之數願聞其悉曰按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都鄙授田之制也不易之地歲種之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二歲一種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故家三百畮以地利有厚薄宜差之也又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上地夫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此六遂授田之制也亦以地利有厚薄故差其萊數以平之萊田之休不耕者也至六鄉之田未見明文惟小

司徒職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以觀觀之若以為都鄙六遂乎則中地下地已增其田萊畮數權其收入必亦無偏不容更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食之差也此蓋是六鄉授田之制以郊地狹隘而六鄉分之矧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其間則雖有中地下地不得更增其數但以其家人多少制之七口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口則授之以中地五口以下則授之以下地焉其賞皆百畮也

九等所養男女自二人以至十人七六五者舉中地之三等而言也今據遠郊之內田二十萬夫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其不為萬夫之川者又有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畮七十九步四尺近郊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遠郊一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畮七十步八蓋以為六鄉之田也里也里居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其餘則王城之外有環涂環涂七軌有野涂野涂五軌有郊四郊皆有神兆有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宮方三百步有籍田籍田千畮有學學在國之西郊有榭榭所以講弓實足以臨見王之卒而已其所不奪牆地脊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其蜡須在城之外也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

跨其地其不為萬夫之川者亦未計出五溝五涂所占也下同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或曰郊內無餘夫之文子何以言之曰六鄉之人不得不有餘夫且舉遂則鄉可知矣亦計郊內地猶有以待之也甸地之田七十二萬夫其不為萬夫之川也又有三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畮七十四步八尺蓋以為六遂之田也廛也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為公邑也或曰子既言鄉有餘夫而於遂何以不言且遂人職已著之矣曰遂之餘夫亦受之田屬公邑耳不可析言也遂之家數與田既有定限其地域且溝洫之矣若有餘夫其田何從而得必外取於公邑焉曰然則六鄉餘夫所受之田何以不為公邑曰郊內地狹其隙者必不甚多且近偪王國故雖以待餘夫不復別稱為公邑也或曰公邑獨遂之餘夫耕之乎曰不然康成謂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觀謂亦非獨士工商而已也雖庶人在官者畜牧之家之餘夫亦出耕於此焉民之生息歲月浸多積數世之後其餘夫豈可勝數公邑雖廣或弗能容矣是聖人先有以待之也若稍以外則八十四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畺地三十六同除名山大澤不以肸凡當山陵

林麓川澤潴瀆不廢悉以班之其餘以為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又其餘則以為公邑也其食邑采地之內則自以授其所管之民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潴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又弗能容則亦當出耕於其所近公邑其人則繫於都鄙其田稅則歸於王官是公私兩利之意也或曰遂人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去山陵林麓川澤潴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康成曰知都鄙為井田矣則其意謂公邑自稍以外亦如井地為萬夫之川與曰是康成之誤也此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止謂由此路而往可通於畿耳以明其所以為道路於田間者非安也將以利往來之人內通於國外通於畿國近而畿遠遠之可達近可知矣是以省文言畿而不言國也非謂一縣為萬夫之川以至畿也且自稍以外公邑誠以采邑之餘一切使大夫治之後復欲爵祿於人又取之以為采邑也公卿大夫寔有定員若有王子弟則世世生息安有紀極是采邑之增無世無之苟今公邑盡為萬夫之川他日造都鄙為井田又當改作乎何勞力之甚也若造都鄙而循用萬夫之川非制也以觀論之甸地公邑自依

六遂萬夫之川稍縣畺地公邑亦循都鄙井田之制或近或遠隨宜而變於義當矣或曰都鄙授田則有不易百晦一易二百晦再易三百晦凡三等遂地授田則有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田百晦萊百晦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凡三等鄉地授田則有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雖以地利差其口數其田實皆百晦凡一等而康成之義自六鄉以及甸稍縣都悉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云一家受二夫且不易一易再易獨是都鄙授田之制豈可以包鄉遂乎曰康成固妄矣非徒不可以包鄉遂也雖都鄙之制有不易一易再易須定有一百晦不易者二百晦一易者三百晦再易者合六百晦而三家受之此則可云通率一家受二夫也若多少稍差則已失之矣況其積算數百萬夫而乃公言通率一家受二夫何其徒用心哉今則皆不取焉但備舉鄉遂都鄙授田之明制使執事者躬相地宜而須之不敢以預言也

十八曰或問田里之論則然矣其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小大之法何如曰康成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

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意以公采地為一等百里之國也（王之母弟及庶子同）卿采地為一等五十里之國也（最疏者同）又其注載師謂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然則三公百里之國在畺地卿五十里之國在縣地大夫二十五里之國在稍地也畺地三十六同同為百里之國一是為三十六國也縣地二十八同同為五十里之國四是為一百一十二國也稍地二十同同為二十五里之國十有六是為三百二十國也此其大畧耳苟有名山大澤占之則從而占減焉或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數少食之不盡則以其餘為公邑以俟後耳然今按周禮公三人（其卿老二卿則公一人蓋此三公兼之）卿十有五人（三孤六官及六卿大夫每卿卿一人）大夫則冬官已亡唯五官在五官之屬大夫三百三十七人（頗不備舉）若加以冬官之屬及公邑又別有大夫治之其數蓋不下四百人也今稍比為二十五里之國三百二十或有名山大澤占之則從而減焉又王子弟最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若是大夫之邑其不足者多矣然縣地為五十里之國一百一十二雖或有名山大

澤吉之及王子弟稍蹠者之所食在其中而卿止於十有五人其餘地蓋尚多也大夫之邑不足其取諸此乎雖王之母弟庶子衆多畫地弗能容之取於此亦可也又其餘乃以為公邑焉或曰禮云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於周禮何其不同也曰此夏禮而商因之者也其田則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五十里至周則自卿以下增其員而減其祿蓋後世政事漸繁事繁則官不得不增官多則祿不得不減勢使然也

十九曰或人請問賦稅之法觀對曰按太宰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餘三者不出於田里故不舉）康成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卿大夫以歲取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令其財征皆謂此賦也是則周時已如漢筭泉但漢法筭泉人百二十周之賦泉數則未聞矣又按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征則皆指田稅也康成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

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經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亦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今詳司農注引孟子云廛無夫里之布其意可取蓋凡稅者各隨其地所出田有穀則輸其穀宅有桑麻則輸其布帛唯廛里在國中者人衆宇廣無所樹藝則課之出泉布亦料其廛地所可樹藝多少二十之價而取其一焉若城外之宅可樹桑麻而怠廢不為者則依國中例課之出泉布蓋樹桑麻易為功而出泉布難為力所以罰之使其勤耳故曰宅不毛者有[illegible]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康成謂罰以三家之稅粟[illegible]屋但以三家之稅粟借文以稱之焉蓋不耕一夫之田則納三夫之稅粟倍重之亦以罰其怠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謂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蓋勤而就田業則有夫家之稅閒而無職事者亦有夫家之稅與其無地而輸財孰若受田之獲利也此亦以勸其勤耳大略自國以至于畿稅輕者不減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漆林雖重顧亦少焉皆以役多少參折之也此賦稅之定令也或曰古者皆

謂周稅什一今此論何其等級之多乎曰其謂什一舉近郊而言也古之言質舉近而畧遠也後儒耳目不接得其畧而失其詳因謂皆什一也夫周禮豈可誣哉抑不獨於周然也其言夏商什一者亦猶是也

（後凡言什一都意同）或人又問曰幸卒業於賦稅矣其所以制軍旅具車甲願因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王家迭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

今按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知此一同百甸甸旁加治成也百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制為定蓋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矣如有名山大澤占之同則不稍則亦依數斂之矣以一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故古謂天子萬乘也大凡康成謂成之一甸同之四都出田稅其旁加者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溝觀謂溝洫始為之也則用力多後治之也則用力寡矣曷足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於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車

賦但主為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盡治其洫又共治其同之澮以役析役於事為宜且其治洫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二十曰或曰古之人皆謂周為公田公田百畮其二十畮以為八家之居八家各受百畮以為私田通九百畮為一井公田借民力以耕不稅其私田詩春秋論語孟子之說皆然特周禮為異稅夫無公田康成以為周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夏之貢法也邦國用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商之助法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此論何如曰天子之政自國而形天下者也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雖其歲入同歸于什一然非所以身率之謂也且畿內有鄉遂公邑之吏旦夕促之以公而諸侯之國豈無其吏能促之者乎苟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則若王政明諸侯奉法雖使之稅敢過制乎若王政不明諸侯不奉法雖為公田彼不能外取乎是皆非通理之論也觀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抑文王之時雖已受命尚為商之諸侯其

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作禮樂方遂變之故言周為公田者其原在聞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則孟子既知周制與商異矣其下文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雖知周制與商異然見詩有公田之文其詩又是周雅故復疑周亦為公田如商之助也其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則疑之之辭也既疑周為公田故至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乃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夫圭田亦商禮也周則曰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畮蓋亦商禮也周則皆百畮矣然則孟子所稱悉是所聞商時之禮徒見周詩引公田乃復疑是周制耳不然何以上文云周人百畮而徹如徹取之謂與至如周詩所引公田亦非指言當時之事蓋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而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之亦不言之公田果在何王之時也獨其上章云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鄭箋云曾孫謂成王也若以成王之時則周公已作禮樂矣而曰雨我公田是周制果為公田也然康成何以專指

曾孫為成王夫孝孫曾孫抑是事宗廟之通稱禮曰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其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若是則人君能繼先祖有國家君子取其廟中之稱而稱之曰曾孫皆可也豈成王得專之哉安知詩人所指不謂武王也文王也尚詩人所指謂武王以上則自是周公未制禮之前誠無害於周禮之夫稅也且孟子對齊宣王亦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是乃正指九一公田在文王也文王則依商禮決矣獨至周詩而疑之又不明辨從而遂其疑謂答畢戰也顧亦先後反矣先言微後言公卿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左傳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觀謂魯之先田稅既定矣然山林川澤之旁歷世之後或頗墾闢以有餘畝宣公又履而稅之傳稱穀出不過藉蓋丘明謂周家雖不謂公田然其井邑之所出稅穀亦不過商時藉數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之義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穀梁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焉是皆舉商禮以言之也大凡先儒多稱商禮抑非止聞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蓋亦孔子商之子孫其服行尚依商禮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商

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商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而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誠夫子其身之私則法先祖天下之公則從時王且周制文於商也其可忽諸先儒徒見夫子行商禮因謂天下之法盡當從商則其所言多稱商禮傳之積久後世莫知其本源誤謂之為周制故言周制者或以商禮雜亂其間則後世之言益不可信也如有若之對哀公盍徹與實止謂周家什一之徹法不足更疑其道公田也夫如是則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公之制有公田後世諸儒解之者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一也或曰助法不善與周公故變之也曰助法善之大也周公變之慮之深也夫周公以民益頑吏益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藉穀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而制其賦稅稅有所常責有所在安坐而視其入也禮制愈崇國用愈廣何暇從容如上世乎雖然無所增重也第謹其定數耳於民既無傷於國則不乏是聖人慮之深制之中也或曰敢問司馬法既為井田而周公變之何也曰司馬法雖為井田然其未方也唯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焉其餘十井

為通則長十里廣一里十成為終則長百里廣十里皆不方也周公欲以封邑諸侯群臣故自井以上皆方之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與同則仍依司馬法方者依之不方者改之無小無大皆方也舉而用之之易也井田既變則車賦亦不得復依司馬法矣故以丘甸制焉且一甸六十四井雖盡再易之地猶可授一百九十二家其出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不為多矣抑征討有時非常常而用也故士卒之數增焉皆聖人以義制事預備不虞之道也或曰司馬法文王時所作而周公

敢變之何也曰夫孝者謂能承其志意非必盡循其政令膠柱而不改也況文王雖作司馬法而未之施行乎文王在岐為諸侯見商祚將盡知天命在已故經始司馬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文王大勲未集武王克紂而崩周公攝政乃取其書而述傳之可則因否則革廣以衆制而為周禮焉益無過也曰文王聖人也其為書安有否而可革者乎曰聖人因時制宜文王之時與周公之時異故文王以其時而言周公以其時而變也或曰諸侯之國亦井田也其制何若曰亦猶都鄙而已矣始之為鄉遂次之為都鄙或

滿以萬夫或極以一同至於諸侯則不言其田制其取諸都鄙亡疑矣欲知外者觀諸内欲知遠者本諸近茲不待備言而可鑒也大哉周公乎接文武之聖救商人之敝以之為禮禮無不中以之為政政無不和土天下之廣也而一塊莫敢爭先為之限也口天下之衆也而勺飲無所闕先為之業也率飽煖之民而納之於仁義驩焉可不反顧矣其曰兼三王不亦宜乎後雖有作者周公其弗可改也已曰然則如之何則可曰法而行之復為一周乎

右定著二十章經析其微注擇其善極數明用會異於同勁正備具無越此書矣猶懼其未可以灼見也作三圖以翼之一曰王畿千里之圖二曰鄉遂萬夫之圖三曰都鄙一同之圖圖之矩畫頗高廣故別行不綴于篇

明明后如欲舉周公之制觀是書按是圖以令之其如取諸掌乎若猶未也敢私於學禮者故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